



莊子因

二

13
877
2



13  
877  
2

莊子因卷之二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寄贈

內篇人間世第四

衛君出  
公輒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非幼冲可待，其行獨，非師傳可得，輕用其國而不可見其過，是暴人行徑，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平澤若蕉，以國量猶牛馬谷量之義，平澤若蕉，言死者如民，其平澤之蕉蘊崇相積也，俗本平作平，乃字之誤。民其無如矣，既不能堪，又不敢言，以彼不見，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民計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平

莊子因卷之二 人間世

松井暉辰翁譯

語音照

日所聞於夫子者，想出謀過，庶幾其國有瘳乎。言所以往之法，即下文所謂政法是也。

仲尼曰：謏若殆往而刑耳。不但救不得，衛且不能自救，總喝一句。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雖自憂而不能自救，五句是通篇之冒言。已無真本領，止就所聞思其則自然不免此弊。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無化暴之具，不矣。已上單就顏子自己身上較論。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流之所為出乎哉。獨居美名，人亦知出乎爭，與人名也者相軋也。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獨居美名，人亦思傾而奪之。

知也者，爭之器也。與入爭勝，人亦思勝而攘之。

二者凶

而汝同

器非所以盡行也。盡德而行，則蕩盡知而行，則出皆不免。以存之法，比且德厚信仁也。

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蓄人，即德不蕩而不知不出，無名爭之凶。但未形其短，使彼不能堪，反以我言為蓄害也。

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為人蓄夫，暴人必不自認有過而受諫，亦將加乎人，又不可不思所以存之法，比前又深一層。

氣字心字看得甚細，下文聽之以心，聽之以氣，與此呼應極靈。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其美而不加蓄，是悅賢惡不肖之君也。其國中何患無臣，若唯無詔未開焉，用汝獨表異於彼乎，此必無之理也。

左子因 卷之二 人間世

偏行甫  
切子計  
擠排也

告之。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王公將乘汝之隙先而目  
將焚之。敢仰視而色將平之。強為和口將營之。吐未能容  
將形之。依違俯仰已屈心且放之。且放過以為後圖。五句極寫  
用叶韻。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欲救其過。反  
有瘳於。順始無窮。若姑順之於始。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  
於暴人之前矣。勢必當彼不相信之時而極力進諫。是交  
上何暇至於暴人之。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偃拊。俯身撫摩也。桀紂不肯

扈音戶

引証上文名。昔者堯攻叢枝胥敖。二國禹攻有扈。國為虛  
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室無居人曰虛。死  
明知必取禍。而猶用兵不止者。欲遂其貪耳。引証上文暴人之所行句。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獨不聞之乎。是指衛君輕用其國。是求名實者。聖人之所不  
能勝也。而况若乎。總上二段言龍比不能勝其君。堯禹不  
衛亦。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諄其必有勝。顏回曰。  
端而虛。道恐其雜而勉而一。道恐其多而則可乎。是有於  
定而不擾矣。或可勝暴人。曰惡。惡可。上惡字是歎聲。下  
而無憂此自救之法也。惡字斷其不可也。  
此。夫以陽為充。德充滿孔揚。矜張采色不定。喜怒常人

此下倣

勤音新

之所不違。凡人無有。因案入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因而所感觸之。違其意者。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這等人雖人以為為樂。亦不能漸漬。以成其德。况暫到彼而望其有聞。將執而不過。則喜從諫。如流之大德乎。暴人之所為如此。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否。訾其庸。句。詎可乎。虛與一原是待物妙。以其執而不化也。將此以往。雖外與合。而內實離。以此而欲指摘人之庸劣。其去不信厚言。無幾矣。豈可免。蓄乎訾。即下文謫字之義。庸指上文日漸之德不成。言外合所以問外曲內否。所以問內直。訾其庸。所以問成而上。比皆救其偏。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自成其教而上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言之見用不見。

用全不。若然者。人謂之童子。一派。是之謂與天為徒。世無以為意。於童子之理。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踞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無求異。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疵。以為。是之謂與人為徒。世無以眾人共為之事。而法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誨其善。有類於古之有也。非吾有也。非我。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世無加罪於古人。若是則可乎。存於己者。多作用。或可以免暴。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諫。人之蓄。而化之乎。諫。訓。間。諫。極。確。進。言。者。之。政。法。過。多。而。不。探。雖固亦無罪。察受言者之意。雖如上文。端勉執而不化。彼

亦無從加罪比之未達入氣未雖然止是耳矣力量如夫

達入心而強進言者不同矣安可以及人而化之使彼忘其

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進言受言之迹猶自以心為師

而有得乎既不能化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

尼曰齋欲告猶未即告之誠重有而為之

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為之豈是易事若謂容易終未

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果然認

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直掃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

志將心之所之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事有所聞耳輒

齋側 皆反 皞胡 老反

姑音涉

故聽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有所接心猶逐而聽止

於耳不亂心止於符不動吾氣符猶符驗之合即思不出

句乃志既一之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聽止心止之後則

效又深一層身不受一物矣惟不受一物方能唯道集虛道本於未

者心齋也釋心齋二字之義已上實發不雜不多之道

自己之氣所謂至人先存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

也使即下文天使人使之義猶言用也未得得使之也未

始有回也不見有已動可謂虛乎因夫子虛而待物之語

存諸人也夫子曰盡矣吾語若此虛方盡底告之若能

人加矣吾語若以其大有所得也若能

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而遊焉有徜徉自適之意樊藩籬也感觸也勿感觸其有過之名且

入則鳴不入則止。語默因其受不受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

已則幾矣。不別開門不自發藥渾忘物我與之共處而寄於不得已之中迫而後應則虛之極也故近道

已上實發存諸人之術感字應上所絕迹易無行地難感門字應上醫門毒字暗應上蕃人句

喻不為者易為而無迹者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為動之以天容不得一毫矯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無行地所以難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為天使所以難瞻彼閔者也虛

室生白。虛生明人吉祥止止。心至虛時無數妙境現前猶以無知知也夫且不

止是之謂坐馳。不然亦虛之中有未虛者存如繫馬而止身坐於此而心逐於彼此愈見為天使之

遽一作

葉音攝

難以偽也。又將上文易之者。睥天不宜。夫狗耳目內通。

而外於心知。徇與循同率也率其聰明而通於內鬼神將

來舍而况人乎。吉祥所以止止鬼神實為之况人本同類能自外乎是萬物之化也。

無論其暴不暴皆可以及化矣禹舜之所紐也。以此為化伏羲几遽之所

行終。以此行之而况散焉者乎。散衆也言衆人尤當以此為法則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疑有舊怨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

甚重。以國事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大國使者雖無輕忽之理而不急

但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以權不

人之求。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而己為

懼伏下去聲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謹成

未有不術而能使人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取罪事若

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憂思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

德者能之能置身於功罪欣戚之外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平

薄於自奉引夫子言止此饒無欲清之人即司火者亦不久立今吾朝受

命而夕飲冰忽欲我其內熱與必非外面吾未至乎事之

情尚未行事而既有陰陽之患矣業已若事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又不免取罪則是兩患為人臣者不足以

任之受不子其有以語我來問所以免仲尼曰天下有大

戒二戒法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

心其命相屬是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分

是以人是以人是之謂大戒解二大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不以孝之至也正是不可解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忠之盛也正是無所逃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

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不問陰陽之患

二患二患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不得已三字是全段關

之問來言只當盡人道不必復計陰陽也然欲免陰陽之患亦

也當於此着脚故下言托不得已以養中人道陰陽無二致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何暇二字妙



子其行可矣。已上答他不定以任之命丘請復以所聞也。復白凡交近則

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驗也近者易親不待詞命遠則必忠之以言。遠者非詞命無言必或傳之者口宣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

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當言時已有此疵凡溢之類也。妄。過當之妄則其信之也莫

也。本非傳者之罪莫則傳言者缺。至敗事後必歸罪故法言曰。古書傳

其常情。不喜不怒之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免於殃已上論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如戲劇

喜而相邀卒至怒而相擊以戲。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

過甚故各出其奇巧至於死傷。

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如賓筵飲酒始則威儀卒則號咷以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諒信鄙薄也凡待人始相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若不慎之於始而以苟簡為之

與鬪力之多奇巧飲酒之。多奇樂皆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關係行者實喪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危即下文殆

於言行加故忿設無由。忿怒之施巧言偏辭。巧則不誠

死不擇音氣息菲然。草之亂生也於是並生

心厲也。厲惡也此忿設之由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而不知其然也。相賊害也心厲既生必急而考其實使

反核格

彼不堪自苟為不知其然也。然至其終，實喪而危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使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乃忿公知而故問也。公怒，辭曰：師未及國，非寡人所敢知也。與此意同。故法言曰：無遷令，勿改一言。勸成，於所傳之外，過度益也。凡言行之過常度，皆出後來，遷令勸成，殆事。惟易動，美成在久，保其有終。惡成不及，改。若一失好，則不可不慎與。慎其始，已上論使者臨時應對之道，自几交近，則必相靡以信，句且夫乘物以遊心，物至此皆答他寡不道，以權成之間。臣子有不可解，至矣。何作，不成繫念，託不得已以養中，無所逃之戒。為報也，此外更何所作為，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欲有作為，報命於之父乎。

忘其身，以免人道之患。安之，若命，以免陰陽之患。皆所謂致命者也。然此非人所易能矣。已上答他惟有德者能之。

問之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蒯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入於此，其德天殺，最薄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與許也方，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可以行虐而不知其所以過，自危其國。若然者，吾奈之何。全之策，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身兼形心，言正者先自之過者無形，莫若就於外，心莫若和於內。雖然之二者，有所用矣。和，不欲出，之恐與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患，就不欲入，之恐與和，不欲出，之恐與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

唯生反

為崩為蹶。大開蕩盡此為無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譽望所歸在彼視之直以為不祥彼且為嬰兒。亦與。之人耳此為有方所以危身之患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好弄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不循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甘處卑汚。六句達之入於無。是就而不入妙用疵。達之自此至彼而順導之也隨機引誘自使彼得為無過之人亦不必其知所以過矣。此句是和而不出妙用。已上寓有方於無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方之中為兩全之策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怒奮是其才之美也。是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累誇汝善以犯其鋒猶螳臂當車處已。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

帳市軫反

繫戶結反約束也

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決碎也虎殺物威或傷。時其饑飽。達其怒心。順導之以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殺其怒勢夫愛馬者。以筐盛矢。平聲以帳盛溺。以文蛤飾溺器適有蚤蚋僕緣。僕附也詩大雅景命有。而拊之不時。突然驅於馬則缺銜毀首碎胸。僕亦訓附所不覺之時。則缺銜毀首碎胸。馬驚而逸其毀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以一時之意所更甚於蚤蚋之嗜。及偶陳將平日之愛。可不慎邪。愛馬者亦不可暫忽於一時。虎馬二盡棄。可不慎邪。段應上形就心和一段為處人之喻匠石之齊。至於曲轅。地名見櫟社樹。以櫟樹為土神而祀之其大蔽牛。牛立於樹木繫之百圍。一抱其高臨山十仞。而

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古剝木為舟大始可用十數即其旁枝也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飽看也走及匠石曰

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怪之也曰已矣勿言之矣以其不散木也不

於用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構音蔓松心木為構液暗出如松心之膏不耐啓閉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

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久不見伐言所以不顧而行之故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汝以予為散木將何木可以比得予耶若

將比予於文木邪文華美也夫狙梨柚橘果蓏之屬皆華美者實熟

女音汝

則剝則辱修也大枝折小枝泄漏其氣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摺擊於世俗者也以材自取害

莫不若是在內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費盡多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亦嘗為人覬覦今得手後方免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

大也邪早摺擊於世俗矣且也若與予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何不匠伯非用世者可稱為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散人但未有得手工夫

猶在幾死之中耳安知散木作用之妙乎已上言無用正所以為大用匠石覺而診其夢診

也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既急求無用而為曰密也社又疑有用也若無言以不知者不當言也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彼

摺音口反

診直信反

莖底同

反。啗食紙

過寄迹非托社以求全正欲借此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  
 為不知已者譏議不肯令人識破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  
 即不為社有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別有求全道理義不  
 幾人剪伐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係於為社不為社  
 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非可以常義揣度此段言有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莖  
 其所賴隱而莖焉所以為大之異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故疑之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  
 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軸解木  
文旋散  
 也。無。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  
 異材。酒病曰醒。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  
 不已。且不可近。

大也。無斬伐故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以用也宋有荆氏者地名

宜楸栢桑。三木名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樓

之架也。以可近故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高名即高明之家麗屋棟梁也

應上拳。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禪傍棺

者應上軸解包。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

之患也。所以不能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解或作書名與

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祭河以牛豕人為犧牲其色不

純體有異與身。此皆巫祝以知之矣。知其所以為不祥也

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得免於適河之患。此段言

也

支離疏者人名。頤隱於齊。音賈肩高於頂。會撮指天。會撮五

管在上。五管五臟兩髀為脅。髀大腿也。五坐鍼治解足。

以餽口。磨針浣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篋米餘力在外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不慮上與病者

栗則受三鍾。十九斛與十束薪。獨受厚賑。在國夫支離

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

其德。即無所可用之意。此段言無用之人無在而不得受用也。

按旁注  
音賈可  
疑陸德  
明古外  
反向秀  
音活  
撮子外  
反向徐  
子活反  
箕策類  
二音小  
箕曰箕  
攬如竿  
反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不當出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時不可得。即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方今之時。僅

免刑焉。所以全生。僅者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載承也。爵祿

輕甚矣。世人乃重視之。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刑戮似無所

莫知。所以承受之法。世人乃輕視之。莫知所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以賢尚

去之術。四句皆慨世之詞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以賢尚

之道所。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步步危機。不敢放足而行。即

重乎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薇也。有芒而味苦。山間

入山。猶恐薇之芒刺。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路之險阻。不得

塞路。傷人不能前往。吾行卻曲。無傷吾足。不經涉。猶恐舉

盜一  
作盡

足之難自取傷耳。四。山木自寇也。山以生木，膏火自煎也。膏以引火，自銷其質。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為術

美致患之喻。六句。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段言用世不用世存乎其時不宜以材取禍

又根臨人以德句來。無用之用是扼要語。又根上兩莫之知句來。

人不能離世而自遂也。入世出世總無不寓諸人間。故曰：人間世云。然以入世之身必思所以用世也。不知以身用世必其身之不為世用而後得以成其大用焉。故或匡君國或盡職守或弘教育大約因物順應而無容心則世藉身而有功身涉世以無患是入世也。而出世

焉矣。篇中虛齋是第一義。為上乘人說法。無遷無勸次之形。就心和又次之。而總以材美為戒。善哉仲尼之告顏子也。不信厚言無取爾。端虛勉一執而不化。無取爾太多政法而不謀。無取爾皆以其人而非天也。惟虛而待物。斯萬物之化歸焉。聖賢用世之極軌。莫不出之。豈僅為請行之衛者言哉。雖然未可槩為用世者道也。葉公之奉使則有傳其常情。戒其過度。遊心養中。無所作為焉。其所謂人道之患。陰陽之患。舉無足慮矣。顏闔之為傳則有形就不入。心和不出。達之無疵。無敢積伐焉。

其所謂無方危國有方危身舉無足慮矣若是者身雖用世亦其身未嘗為世用也故以不用成其用者物莫不然櫟社樹之蔽牛也以其散也所以異於文木商丘木之芘賴也以其不材也所以異於楸栢桑若支離疏以其形之不足既得免於兵役又得與於粟薪是不特遠乎世之害而反資乎世之利則支離其德者可知已宜楚狂接輿以有用之用無用之用為孔子告也曰來世曰徃世入世之情窮而出世之術深矣此人間世之旨也文之古奧離奇細讀方知其妙

內篇德充符第五

驗音臺

魯有兀者王駘別足曰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言其多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刑餘不足比數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相若三字警拔立不教坐不議指王駘虛而往實而歸指從遊者固有不言之教四字出老子無形而心成者邪形雖不具而心之德已成故能使人自得是何人也即其人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但在後而未往從遊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奚假猶奚俱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人稱為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自是非若然者其

德充符 松井暉辰旁譯



用心也。獨若之何。即其無形而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

得與之變。身有始終，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凡有形

之物，未有不歸變滅。天地特有形之審者，知之精，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審乎無假而不與物

遷。審者，知之精，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命物之化而守其

宗也。能使令物之化育而守其主宰，全不常季曰：何謂也。

即其所以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一身之中

然之理夫若

然者，指王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視聽聲

色之類，和即在宥篇之處，和外物篇之焚和德之至美至樂處也。此言忘其為身，端其為心者，物視其所

一而不見其所喪。在萬物皆一處，着眼不視喪其足，猶遺

土也。於己實無損，所以絕不為意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

得其心。審乎無以其心得其常心。不與物物何為最之哉。

彼未嘗以物為事，人惟見其為兀者仲尼曰：人莫鑑於流

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喻人以師為鑑，惟得常心

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木之得受命於天

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人之得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幸欣幸也，堯以諸侯而尊為天子，舜以側陋而成邑，成都

夫保始之徵，生保而不失，必驗於外不懼之實。此但守勇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可以壓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

若是。要欲也。自要猶言自好守。氣之驗如黜舍養勇之類。而况官天地府萬物。職曰

官司其藏曰府。即命直寓六骸象耳目。即不知耳。一知之

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見其所喪心未嘗死即死生不變

覆墜不遺。有此保始本領其可以壓服衆人。而致從遊之多乃其徵也。二十七字作一句讀。彼且擇日

而登假。待時至人則從是也。人自來從不待強也。彼且

何肯以物為事乎。答他為己二字。全段言王駘之德既

符之冠其中精微之語。直推丹經貝葉大旨。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恥與刑餘同其明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敘前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問之

也。且子見執政而不違。避子齊執政乎。豈子與我共執申

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固本然之辭。似

政者。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入者也。自負其貴。撇人於聞

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者處則無過。

有賢者。為鑑故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取大取以滋培。而猶出

言若是不亦過乎。是以塵垢自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指其

毅善遊張弓也

猶與堯爭善。堯比伯昏言汝入先生之門冀得計子之德其善是猶與堯爭善矣豈可得乎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計子今日之德未必能取大於先生至於無過何不自量其過之多而但責人之過乎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自呈其過乃既犯者也。猶欲掩飾以爲不當亡者寡，不呈其過乃未犯者也有能自責以爲不當存足者甚多，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先答他不足自反句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既已亡足付之於命這便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在羿彀中且當必中之地然有不關於有德無德皆命使然也。不說己之受則爲不幸倒說人之不受則爲幸正見自以爲不當亡者皆不當存者也。把全足人一總罵殺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拂然而

蹇子六反

怒。怒其以倖免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知安之不知笑人之不幸

先生之洗我以善邪？是先生以其善洗濯我之怒使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答他與堯爭善。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既洗之後久兀者以不在形骸之外着意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同取大於先生

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出入間又在不亦過乎？再我過字

既若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蹇然立不安貌已

曰：子無乃稱玩改容更貌句，則前此之容貌不善可知。亦緣執政二字橫於胸中甚哉執政之累入也。全段謂德爲良貴，勢位刑戮皆不能與許。多曲拆隨筆寫出無不入妙。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踵字畫出兀者脚迹妙

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斷者不可復續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犯患之故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不說破妙吾是以務全之也。這個若再輕用，其犯患當不止於亡足，今於猶存時求所以全之，其來猶可及也。答夫子來何及句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言不當以元見外也。答夫子前既犯患句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與講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非全德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惡行可補學尤易進所以當勉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賓賓衆盛意學子從

學弟子也舊註彼且斲以詼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學於老聃，大謬。以是為已，桎梏邪？講學則不能無異，同人所驚異，則名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若以下一死生同是非之意講學，則人不驚異而名不歸其累，亦解矣。難講猶不講也。此解其桎梏之法，可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孔子講學必以告之，孔子者也。其受好名之累，猶天加刑，非人所能解也。申徒嘉不知己之受刑已為奇矣，無趾反說夫子之受天刑，竟似己為全人，而以他人為刑餘，可憐憫者，真堪絕倒。莊文奇妙至此，全段言德至無名無累，方算德充，非講學招累，可以為符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音池，醜貌者。丈夫

反駭胡措

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丈夫思慕猶已常事婦不知作何感動落想甚別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矣及而從其後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望如月望飽滿之義無養人之林又以惡駭天下足動人而不唱去設知不出乎四域足服人且而雌雄合乎前即上文思婦人之請用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已上言寡人名而雌雄二字新闢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不數而寡人自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

人傳國焉授以國政使為宰悶然而後應汜然而若辭不以為寡人

醜乎自媿不如卒授之國卒以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邈

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思之至已是何人者也

怪而問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

者母既死而少焉眴若開目數搖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

爾以其母不能視不得類焉爾母形不能動與己所愛其母者非

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是運動此形者此言無其德而但有其形雖母子不能

固其情也設一喻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音生翼武所資也戰

以資別者之屨無為愛之資給也為愛皆無其本矣無用

別音月

本故也。此言無本領之人，自愛為天子之諸御，嬪不爪翦，不得人之所與。又設二喻，不穿耳，其形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不在家中供使，念恐勞其形，形全猶足以為爾，盼結新婚之歡，而况全德之人乎？自然動

又設二喻，上三喻乃反言之，此二喻方正言之也。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望人，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

形者也。才賦於天，德成於己，解見下。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

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計也，數者如環，無端，知不能計其緣起，故不足以滑和。

不可入於靈府。看破之後，故不足以滑和。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通，流行之意。兌，和而入於心。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當常如無乖也，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應變也。胸中自有四待物言。出兌字，於四時內取出春字，總寫出一團和氣。內外如一，使人可親造語，新聞不可思議。是之謂才全。

此全乎天之所賦者。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盛極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準能內守其水，而外不流。德者，成和之修也。和不可滑則成。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德雖不形，物自合乎前。猶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以憂其死，自以為至通矣。歷代

左子因卷之二 德充符 三十一

帝王作用不過治民而生全之才全而今吾聞至人之言德不形

之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恐以身殉物吾與孔

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望其以德相規全段謂德充

然者引喻闡發語語未經入道

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闔跂曲足以跂行踵不貼地也

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脰頸也肩細小貌甕菴大瘦說齊

桓公甕菴大瘦項下生瘦大如甕菴也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君

把全人倒看壞了纔是說之至落想甚奇昔有悅一眇媚者以天下婦人皆多一目人以爲絕世奇談不知其從此竊去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承上言德有所長則人不

反以醜所忘所當忘人不忘其所忘所忘所當忘而忘其所不忘所不忘

不當忘者此謂誠忘不忘形而忘德是故聖人有所遊

之處純乎而知爲蓐以識見爲約爲膠以結信爲德爲接

任天而行工爲商以技巧爲賈人之行四者出於人之

接受之私情開好惡是非之門聖人則忘其所當

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於人原不割無喪惡用

德其心原無所不貨惡用商在己原不求售何待技巧

忘其所不四者天鬻也不謀不斷無喪不貨四者皆純天

鬻也者天食也天獨賣與聖人者所以既受食於天又惡

人。與入。無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與入眇乎小哉。所以

屬於人也。形在天地間為最小之物。音教。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警大貌。德之大不但與天同體。竟自成其為天。聖人不忘其所不當忘。其效如此。前段以形之可忘。提起轉入德

之不可忘。見聖人所以無入之情者。欲求其德之充。以為符耳。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七情俱無。豈人之本然乎。莊子曰。然。本來無一

物自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木石之類。方無情。莊子曰。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得道之用。而為視聽

五官百骸。既具此形貌。則與木石異矣。欲不謂之人。得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

有形貌。則有知識。分別情何得而無。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此說非吾言。情本真。吾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也。益生本於老子。益生曰禘。謂禘益。於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之也。惠子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言情欲亦非本有。男女交。而人莊子曰。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

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選子之形。照應上面

道與天與。二句見得此形原不易得。乃致不得。其用殊為可惜。此意却在言外。不可草草看過。子以堅白

鳴。是益生矣。全段謂有形而無德。無以為德。充之符。大有負於此形也。用叶韻語奇妙。

有得於己之謂德。德積于中而驗於外。若符契之自合。非形見者所得與也。有德之人亦遺其體之可觀。遊其



心於獨尚。毋論爲何許人。卽刑餘醜厲之徒。在世所羞。稱駭異者。無不可以爲師。可以爲友。可以爲徒。使人樂與之處。而忘其爲形全。或反以形全爲不足與也。豈有他謬巧哉。亦其心有天遊。而不以人之情自累也。有德而無形者。尚能如此。况有形乎。篇中曰無假。曰守宗。曰和。曰保始。曰形骸之內。曰尊足者存。曰成和之脩。皆德之註脚。皆德充之實理。段段雖說重德輕形。却見得此形原不易得。有人之形。便當遊心乎德。以期無負於天。與玩末段語。惠子意自見。游心乎德。將奈何。卽所謂外

形骸者是也。如王駘。不過一元者耳。乃與夫子中分其教。惟遊心乎德之和。故以彼一知之所知。本未肯以物爲事。而物從而最之也。非其德之充者。有自符乎。故自世眼而論。申徒嘉有不可合席於執政。鄭子產誠不能取大於先生。自道眼而觀。不但無趾之足。似未罹乎世患。而夫子之學。反若陷乎天刑。誠以德之所存在彼。而不在此也。是故魯公之信哀駘。它也。以其才全而德不形也。衛靈之悅闔跂。齊桓之悅甕翁也。以其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聖人於此。知所從事矣。同者人之形。異

者人之情。遊之以天。而知約德。工不相為用。自無有好惡。內傷以致益生之擾擾也。以視夫外神勞精于堅白者。為何如也。而後知德貴忘形。惟忘形者方能踐形矣。此德充符之微意也。文之段段盤旋。段段換筆。神爽語雋。味永機新。雪藕冰桃。不許人間朵頤。

內篇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天與人相待而成。天固自然矣。又必以人為合之。而後人事盡而天理見。故曰至。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天之自。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

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

知之所不知。即下文知之能登假於道者。謂以我所能知之。事而養我所

不可知之數。始終不輟。方為知之盛大。處養從容。以俟無所作為也。二語通篇之綱。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

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夫為知之盛。必待其終其天年。不中

不知將來作何結局。若必待其事之既定。則今尚未定。為天為人。皆未可必。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不必有所待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寡約成全。順而受。謙而承。窮通不計也。

不暮士。士。事也。不謀而聽。焉成敗不計也。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

也。得失不計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危苦不能害。

反。暮。士。

訖於新  
二音  
脩音悠

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也。道即大宗師也。上數語俱是見得透。方克有此。故曰知之能登假于道。所謂知其所知。惟此而已。此句承上起下。絕妙。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此段言其居身之心。寢覺食三句提起。歸重其息深深句。言惟其如此。所以如此也。踵命帶也。又道及衆人形容真人耆欲之淺意。文勢波瀾曲折。胎息經伏氣之說本此。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兩不知字妙甚。若云不說生不惡死。便淺索矣。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出生也。入死也。距逆也。脩然往來無難死而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言言。

其方生方死之時。此四句言其有生之後未死之前也不忘其所始。知自未始。有始中來也。不求其所終。知其終亦歸於未始。有始而已。受而喜之。受生以後無戚戚也。忘而復之。亦虛其心以待盡也。今之求脩証者。猶落第二義。不能與道。是之謂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道損道必求益於有生之外。因為以人助天矣。二句一串讀。上句是以其知之所知。下句是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蓋所知者道也。所不知者天也。不損不助。方為是之謂真人。此段言其宅心養法。二語是篇篇扼要處。無變于己。方是若然者。其心忘。三字是通篇扼要。其容寂。真知故總結之。其類類平貌。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性情也。時合也。承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與時合。所故聖人之用上。二句來。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此段以心忘作。

莊子內卷之二 大宗師

總頂語下便層層推出來由心及身由身及人至用兵利  
澤仍如凄然煖然之意其通時宜物真人聖人無二道也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言知有天時不如志

時而自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  
非役人也。言不能役人徒受役于人耳玩下七人自見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

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  
適其適者也。狐不階句至此只頂亡身不真二句來。上段以心忘作紐生出許多議論此段歷言不

忘之非道見有心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已下極形真  
為之用狀義而不朋言若不足而不承。以謙下人而非奉承人也與乎其

觚而不堅也。與自然貌所守方而不固執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張大也曠然無

郛音內  
清救六  
反

懷而有郛郛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郛喜貌崔下

實際也。溘乎其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溘聚也容色日

而應之也。厲乎其似世乎。瞽乎其未可制也。厲醜意若與

停蓄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連檢括之

而警然高放。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連檢括之

不入於俗也。以刑為體。刑者治之體以禮  
之意緘默深遠而莫測者實以刑為體而非我為。以禮

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也。以刑為體。刑者治之體。以禮  
為翼。禮者世之自以知為時。而非我為。以禮為翼。德者  
依而非我作。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任治之自殺以禮為翼  
者。所以行於世也。順世之所行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  
也。時至而事起若不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  
也。得已而應之也

也。如與有足者行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真人行如此雖適人之適亦自適其適而已何嘗勤而為之而人不知真謂其勤行也。此段根其心忘句來見真人之全體大用俱非有心而為之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其心之所用有一焉心之所不用有一焉其用而

同者有一焉其用而不同者有一焉用而同者循乎自然所以之天也用而不同者因物付物所以之人也天人不相勝猶不偏用也知天之所為是之謂真人此段承上而

知人之所為此所謂真知也物視其所一隱隱發明不悅生不惡死之故根上意以生下意也又總結之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情實理也死生猶夜旦皆

淵各反

必至之理容不得一毫人為所謂知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此言當知所養也卓者卓立獨存之意真即前篇所謂真君是也言父言君以見道之至尊至親不

可○不○圖○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溲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人不能離於道猶魚不能離於水故以魚喻養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死原非二理生者如此則死者可知何不可兩忘乎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

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喻人之藏身雖固，猶不免隨其云，即如吐納按摩，以求延年益壽，亦徒然耳。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有藏則有遜，無藏則無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亦偶然而如人之形，若胎卵濕化能飛走者，正復變化無窮，何所往而不可，何所往而不樂哉？此形雖變而真者未嘗變，所以遊於物之所不得遜也。若佛門輪廻之說，必求証果，反多所執着矣。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天老始終加遊，字有間，此不過譽堯非桀一流人，尚未到兩忘而化於道者，乃人猶欲師效之，而况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

為萬物之所繫命，而一化之所待成乎？此所謂道也。道所以為大宗師也。諸解失之。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即所謂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也。可傳而不可受。古今傳而受而不可見，自有之。鬼神帝生天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道本在物之先，而能包羅天地萬象也。到此痛。稀韋氏得之以發道之所在，即為物之所不得遜者也。音不故曰：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音不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

反。繫。苦。係。

雲天顛項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禹強北極之神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少廣宮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此段言道之所在凡得之者皆不至。逝于物也。○文之奔放馳驟萬

馬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聖人之道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欲受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無聖人之才夫卜梁倚人姓有聖人之才。無不通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聞道後用不着才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即有其才教亦不然。易以道難於學也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不輕三日而後能外天下。不知有世界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不知有人事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不知有己身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平旦清明朝徹而後能見獨。見性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獨往獨來不逐世數遷流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一點靈光不隨色相存滅。已上言聖人之道非可易至。即教者亦逐層有序不敢凌節而施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此解不生不死實義。言生殺者形受之道未嘗有生死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

櫻寧

櫻寧。為物指不生不死者於送迎之事成毀之物無不順應有所櫻觸仍不傷寧謚又非離物與天下而自全者。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磨鍊過方算得成道所以為難既成之後豈僅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以其無師色若孺子已哉。

曰聞諸副墨之子。文字也。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誦讀也。

誦之孫聞之瞻明。審視也。瞻明聞之聶許。目聶而心許也。聶許聞之

需役。行以求之也。需役聞之於謳。歌以樂之也。於謳聞之玄冥。深杳之中。

也。玄冥聞之參寥。空廓之內也。參寥聞之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數句巧

立名色謂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漸進而深方是太宗師源頭。此段言下手工夫次序。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

犁

為春以死為尻。音羔。指行。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指見。吾與

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不措一語。方是箇中

人。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

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

於頂。句贅指天。音勾。離疏段。陰陽之氣有沴。陰陽之氣所以造

致病。其心閒而無事。絕不。跼蹐而鑑於井。病中勉行。索照其形。曰嗟

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自見形而嘆其異。子

祀曰。女惡之乎。因其嘆。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

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雞能。曉鳴。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

齊

跼蹐

女音汝



予因以求鴉炙。彈能打鳥。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車藉輪馬能載物而行。數句皆甚於病僂者。上實言體之合。此設言體之分。立義既精。造句尤幻。且以韻語出之。神妙至此。且夫得者時也。得所當為。乃失者順也。失所當為。亦無。此古之所謂縣解。懸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能伸乃為陰陽氣縛。猶有物結之也。與前篇懸解取義不同。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即惡之。吾又何惡焉。結何惡句。此段在生存。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斥其妻子遠避。不當環泣以驚垂死之人。使不得化。家禮氣絕乃哭。即此意。倚其戶與之語。

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化。作何物。將奚以汝適。化。往何處。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平淵海曰。鼠無肝。字彙曰。有實無臂。喻或化為無物。亦無處也。四語三意。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近。猶速也。聽。從也。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悍。忤逆。答。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善。順利之意。生前如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鏹。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欲復為人。不可必。答。奚以汝為句。今天

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總上奚為為

然寐遽然覺寐無夢故曰成然覺無知故曰遽然猶生從

無為首者也答鼠肝蟲臂句此段在死亡時知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與言無心相為於無相為言無作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言遊

於物外行相忘以生無所終窮相忘即下相忘於道術豈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定交方外莫然有聞而子

桑戶死莫然猶忽然未葬尸在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

焉助之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招其魂而語之而已反其真以死為反則以生為喪可知而

我猶為人音伊猗自歎未能到反真地位以為子貢趨而進

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大詫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禮字絕方意字絕圓不說破且付之一笑妙絕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邪世無此人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無好脩之行臨尸而歌顏

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即其人品孔子曰彼遊方之外

者也出世法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入世法外內不相及而

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不當向彼行禮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

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為人造人也彼置身乎人之上以同造物者為人而遊心於混茫一氣之

縣音去

初不死不生之。彼以生為附贅縣疣。本屬以死為決疣潰。音沒  
 地。修行在此。乃復其舊。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何知  
 癰。故外其形骸。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何知  
 定。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四大本異物。偶假。借而托。以為體耳。忘其肝膽。內體  
 在。遺其耳目。外體。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總付不知。茫然  
 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外。芒然。無知。貌。塵垢之  
 為之業。不為。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  
 耳。目。哉。憤憤。心亂貌。此言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何故。必曰。丘。天之戮民也。方內。桎梏。不能雖然。吾與汝共  
 之。漸遊於方外。子貢曰。敢問其方。術也。與上孔子曰。魚相

按旁注  
音書  
潰字

畸音宜  
反

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不待  
 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俗禮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  
 忘乎道術。惟相忘。雖在方內。可以漸子貢曰。敢問畸人。音雞  
 也。獨遊方外。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  
 世俗零頭之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  
 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贊其品。全段根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  
 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  
 乎。回一怪之。虛名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所  
 知之。惟簡之。而不得。母喪。大倫。所夫已有所簡矣。但無涕  
 盛者。惟簡之。而不得。關。非友喪。比夫已有所簡矣。不感不

哀已得其簡之道所以謂之善喪。曾點倚門之歌。孟孫

便使得源壤登木之歌便使不得此處極有分曉。孟孫

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去來不知就先不知就後。短

之數就字疑。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即篇首

孰字之誤。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本不

者不知。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此頂上進於知句來惟不知

在造化中不知化為何物如既死之人與未死之人彼此

各不相知蓋本有不可知者在也。今吾與汝拘於世法猶

夢未覺豈能。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居喪之形而不毀其性。有且宅

而無情死。情實也知人之生猶方且。孟孫氏特覺人哭亦

哭是自其所以乃。雖行世法乃自行其所以然。四句頂

上。人已有所以簡句來所以乃三字是倒

句。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且吾與彼宜相與各。庸詎知吾所

謂吾之乎。即吾今日所謂吾之。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

為魚而沒於淵。非實。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連汝今日恠之之言未必不如夢鳥夢魚安可執。造適不

着。七句根上。夢未始覺句答他善喪無實之說。造適不

及笑獻笑不及排。造適意之事不及發笑而心已適。遇獻

自致其天此孟孫。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能安於造

物之推排而併去其化之見乃入於寥而不紛。天而不人

此又因孟孫氏所得而推言之。此段根上天。與人不相勝意詞義曲折奇與諸解無一可取。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猶益也。意而子曰堯謂

及。則。及。則。及。則。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資以許由曰而奚來為軼  
軼語助詞言受損已多來此無益也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削汝以是非  
矣人不汝將何以遊乎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遙蕩非義  
非仁所拘轉徙非是非所拘此大道也既無以遊大道所以言不必來此  
遊於其藩得遊塗之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  
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無瞳子曰盲有  
既受傷即藩亦不得與也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無莊美據梁之  
失其力據梁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至人有  
人失其本質况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削  
在後受傷者乎

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黜剝傷後安知非天欲息補我歸  
此亦非無益也黜剝息補等字巧甚許由曰噫未可知也受得息補與我  
為汝言其大畧姑言吾師乎吾師乎吾所整萬物而不為  
義整。蓋粉也澤及萬世而不為仁不躬長於上古而不為  
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不明言是非。四句即  
之塗所謂此所遊已能遊此則黜息而剝補矣豈第  
大宗師也此所遊已其藩已哉。此段言心之貴忘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就行曰可  
矣猶未也第一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就居曰可矣猶未也第二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

大宗師

何謂也。曰。回坐忘矣。無所不忘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

墮枝體。離形黜聰明。去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猶太虛之無碍此謂坐

忘。第三層。上二層以損為益。此則損之又損。忘之極則也。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同則虛無

為體而不偏着。指同於大通言。化則無常也。化則形神俱妙而不拘滯。指離形去知言。而果其

賢乎。果如是之賢。丘也請從而後也。不敢不勉。此段言心之忘亦有淺深。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

往食之。音嗣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

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飢不能成聲。而其詞促也。子與入曰。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

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此段根本上

知來求其為之不得。是知之所不知也。而卒歸之命而安之。所謂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語意若哀若樂。怨而不怒。得風雅之意矣。

大宗師者。道也。分見於天人之中。而獨存乎死生之外。

所謂物之所不得遯。是也。言其所立。故曰卓。言其所存。

故曰真。言其所歸。故曰寥。天一。人貴。有以得之。然欲得

之。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斯兩忘而化

其道。以入於不死不生之鄉。是人也。而天矣。夫知之所

不知則方生方死之時也。而知之所知則有生之後未死之前也。思有以養之似矣。但以有生之後未死之前而爲之。必待於方生方死之時而驗之。若未至乎其期。則天與人之故。尚未有定。此知之難也。乃真人真知無慮此矣。真人之處境也。其窮通成敗得失安危爲事之變者。皆其心之所忘焉。此知在而道在故也。真人之居身也。其寢覺食息爲事之常者。皆其心之所忘焉。蓋天機嗜慾之異乎人如此。及進而考其宅心也。於方生方死之時。無所分焉。於既生之後未死之前。無所係焉。是

心也。道也。天也。人也。一而已矣。真人之所以爲知。所以爲養者。非以其心之忘哉。唯其心忘矣。卽推而出之。由心及身。由身及世。通時宜物。豈有外焉。故心之未忘。則大業每坐有心之弊。而不足稱心之能。忘則推行自多。兼濟之功而成其美。此真人心於世無偏用者。其於天於人亦無偏勝矣。真人之爲真知如此。夫然後而死。生之故。始可得而詳言也。夫死生猶夜旦。勢所必及。命也。人所不得而主也。此知之所不知也。然知之所知者。則有親於父焉。尊於君焉。卓也。真也。又天所不得而主。

也。所以貴於養也。而養之又豈有他術哉。仍以其心之忘者用之矣。何也。蓋形生老死。人所同然。雖善於藏者。亦不免於遯。人知人之形不易得。而不知如人之形者。未有窮。惟藏於物之所不得遯。則無有遯焉者矣。此爲之於有生之後。未死之前。而可驗之於方生方死之時者也。豈猶善天善老善始善終者。徒以善其形爲養哉。若是所謂道也。聖人之遊。以此不惟以道本無遯。亦以得道者不一人。從未始有遯也。然而得此。豈易言哉。女偶之告南伯子葵也。聖人之道。合其用。三日。

七日九日立其期。由外天下而及於無古今。是自外引之使入。由爲物而驗之。櫻寧。是自內推之使出。則不死不生之道。於副墨洛誦。漸求之而漸遠者。誠哉其得之難也。雖然無難也。子輿之雞彈輪馬。而懸解因之。子來之鼠肝蟲臂。而鑪冶順之。此其得之者也。子反琴張與造物者爲人。而遊於天地之一氣。此其得之者也。孟孫才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此其得之者也。數者皆能以其心之忘而用之矣。以其心之忘而用之者。必如意而子之息。黥補劓。願聞大畧於未忘而求其忘也。



必如顏回之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於既忘而求其無不  
忘也。至于來以天地父母皆不可知而一歸之於命亦  
忘之極則豈非得其所知以善其所不知之意也邪。真  
人真知若此而已。此篇為七篇之歸根結穴處發性命  
之源頭闡脩證之實義直洩造化之機以開仙佛之門。  
此玉杵之神液染指閒便能羽化者也。若文之波瀾萬  
頃百折滌迴古奧雜竒輪困異木非窺豹者所能測也。  
內篇應帝王第七

齧缺  
反倪  
今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疑是問帝王之道或作齊  
物論中三問恐下文說不

而汝同

去。齧缺因躍而大喜。悟得所以行以告蒲衣子。以所悟蒲  
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怪其悟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有虞  
氏其猶藏仁以要人。平。用。心。為。治。病。在。藏。字。要。字。亦得入矣而未始出於  
非人。非。人。欺。偽。之。人。虞。氏。不。能。超。出。于。泰。氏。其。臥。徐。徐。安。  
貌。其。竟于于。鈍。愚。貌。無。事。也。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自。忘。其。為。何。等。  
人。無。其。知。情。信。情。實。也。情。則。不。虛。信。則。不。疑。其德甚真。真。則。不。偽。而未始  
入於非人。何。嘗。不。得。人。總。未。嘗。雜。入。於。欺。偽。者。之。中。以。其。以。為。帝。王。之。道。矣。所。以。非。虞。氏。所。及。是。王。倪。之。不。知。正。所。之。道。有。意。為。之。不。若。無。意。為。之。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人。何。以。語。女。所。聞。肩。吾

去。聲。松井暉辰翁譯。

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句。經常之法。式義理之制度。如三綱五常。皆

所以正人也。病只人孰敢不聽而化諸人必受治。病只在

在。以己出三字。接輿曰是欺德也謂。欺者虛偽不實之

句。目中始下也猶涉海鑿河勢既而使畜負山也力又難勝。夫聖

所告之詞。人之治也治外乎經式義度。不過繩之正而後行確乎能

其事而已矣正。各正性命之正。既正之後。而所行自合於

也。駁他以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

之下以避薰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若治其外。則民非

己出三字。為患害必有避去。如鳥鼠之高飛深穴者。豈君人之知曾

不如鳥鼠而不計及此耶。是欺德之不可治天下如此。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聖人

請問為天下病根在無名人曰去也。斥之女鄙人也。何問之

不預也不預。言無預於己之事。猶言不予方將與造物者

為人解見大宗師篇。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

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壖垠之野厭。足也。莽眇。輕虛貌。

蕩也。是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言道理也。感

遊。心於淡。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

心於淡無。思。合氣於漠無。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無失其自

而不參。而天下治矣。不必再問治天下可也。治天下是何等事。初說得最不切。繼說得最容易。以治天下。別無治天下之法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敏於向道，勇於力行。物微疏

明，物情透徹，理解通明。學道不勌，又且精進不已。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問其

明王否？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皆瘁形憂心。在聖人視所問之人，與此等耳。且也虎豹

之文來，田獵取，致人獲狙之便，捷執音理繫之狗來藉，致人如是者

可比明王乎？明王必不出此。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知其非而更端問也。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已忘其功，化貸萬物而民不恃，貸，施也。民忘其化。有莫舉名，使物自喜，不能枚舉其為治名目，但使物欣然自得其所固有。

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居化之塗，泯作為之迹。這等本領，原不待勞形怵心以自傷矣。此段言為治之神，不使人見其所以為治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日若神。一見而決，且不爽。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恐被指

國無不神之矣。與下文自失而走互映。列子見之而心醉，喜之至，欲傳其術也。歸以告

壺子，列子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言其更勝。二句乃既告其事後而誇贊之詞。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

而固得道與。既，盡也。言吾與汝止盡其虛華形貌而未盡其實。汝遂固執以為得道可乎。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十一 應帝王

應帝王

應帝王

應帝王

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雌鳥得雄交接其卵始實不然雖其有卵形不能化育算不得做卵

喻人有文無實算不得個道也而以道與世尤必信夫故

使人得而相汝尤抵也言汝以己之道與世抵敵而求必伸於外別無權變故呈於色使人得相汝

而中以售其技○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欲既明日列子與

之見壺子試一出而謂列子曰噫傷痛子之先生死矣弗

活矣不可不以旬數矣定其吾見怪焉大異見濕灰焉死

尚有或燃之時濕灰則不能所以為死而弗活之象○相一次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

子哀其師死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藏心於地寂然雖有生機之萌而不動不定若枯槁而無生氣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杜閉也閉其心

得有近死道此不與世尤之一機也嘗又與來又欲再既其實明日乃與之見壺子

次試二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可救矣

全然有生矣必不吾見其杜權矣權稱錘喻應物之妙用也閉藏之中稍露動變

端倪甚有生意所以為有瘳必生之象○相二次不但能定人生死而且能起死回生行術之人慣有此副自贊話

頭曲曲寫出列子入以告壺子前番泣涕此番無喜慰字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遊心於虛猶天下地上之

間一團生意無名象可指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即大易只有發動之機自下而上

甫離陰陽而為性始所以為應物者嘗又與來又欲終明有類生道此不與世尤之又一機也

日又與之見壺子試三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

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變化不測，非可以相定其死生。此時技將窮矣。相三次。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老子曰：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合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陰陽二氣，二氣為一氣，不相勝也。既平，屈伸往來，有不可執，非生非死之道。此不與世亢之又一機也。

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總承上三觀言。淵者深昧不測之義。審，舊作潘，水之盤旋也。鯢，大魚，桓盤桓也。機發於踵，是鯢相不震，不正是止水，不齊是流水，故曰此處三焉。至此總收，另講一段起下波瀾緊束，此文字當家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欲使盡露。必欲詰見壺子，次。試四。

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其所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伎倆已盡，羞見鄭人，連忙舍鄭國而他往。踪影俱絕，此術士行徑也。寫得好笑。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性初也。所謂未始有始也。吾與之虛而委蛇，與季咸如太虛，寂感順其自然，乃不死不生至道。此不知其誰何，不與世亢而自無不伸者，亦無機之可名也。

彼捉摸不定，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音類。遜伏。無所相，有文無實。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道而壺子本領，毫未有聞，無學可知。安得不歸而自勉。三年不出，下死去。為其妻饜食，豕如食人，無分別。於事無與親，不理俗事。三句無雕琢復朴，其文以塊然獨以形立。得其實不復知有文。二紛而封哉，返實。塊然獨以形立。句與季咸有文無實相映。紛而封哉，雖處紛紜而內者不出，若有所封。一以是終，終身受用不閉者然。此句與壺子示人相映。

一以是終。盡。此段根

反。覺。七。判。

上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句見帝王應世不過此法為下文勝物不傷張本

無為名尸聲譽無為謀府籌度無為事任衆務無為知主去聲

聰明之總無為而無不為故衆美交集於至虛之中非禁止之詞也諸解欠妥體盡無窮而遊

無朕未為之先體盡天下之紛紜而惟置心於寂靜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既

之後不過盡其天理之所固有亦不自見其所得亦虛而已始終只一無為之心至人之用

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不逆應體盡無窮而遊無朕

無見得句故能勝物而不傷心不傷此段是全篇實義

藏留也局也

南海之帝為儵音叔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

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

之德鑿竅說是報德妙甚世之所以為利者正所以為害也着眼在此佛家所謂認賊作子是已日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此段言有為則傷其初也

帝王所以為治者也為治而自我為之不若忘乎為我

以順乎人之自治是雖為也而無為乃無為也而無不

為矣應者彼來而此應之謂當彼未來之先與彼既去

之後而此仍立于至虛之地若未始有櫻也此應帝王

之說也夫為治者詎不欲使天下從我而我及于天

下者哉。乃使天下從我者。則有蒲衣子。所謂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者焉。彼經式義度。徒成欺德耳。無以爲也。狂接輿曰。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是使天下從我。不如使天下自爲從矣。使我有及於天下者。則有無名人。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者焉。彼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徒爲勞形怵心耳。無以爲也。老聃曰。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是使我有及於天下。不如使我自忘其爲我矣。然則爲治之要。可推已善哉。壺子之於季咸。其有得於帝王之用乎。示以地文。示以天壤。示以太冲莫勝。而

卒歸於未始。出吾宗。是此之應者。未有窮。而彼之來者。反自廢也。亦惟無爲之故也。且人亦知無爲之爲乎。名之尸。謀之府。事之任。知之主。舉於是乎。取之故於未爲之先。體備乎萬有。而不存其迹。既爲之後。適合乎本來。而未見有加。至人之用心。惟虛若鏡。不將不逆。固有善於應者。存也。其勝物無傷。豈顧問哉。夫然則不必使天下之從我。自無不從者矣。不必使我有及於天下。自無不及者矣。若夫鑿其竅以自傷。是未應物而先敗也。於帝王夫何有。篇中全以問答引証。未方說出本意。作結

起伏過脉迴異常體顧清之食。據云漸入佳境。讀此當作如是觀。

莊子內卷一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906